

6244  
:14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十七  
之二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七

治道

唐高祖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太史令傅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遠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涕羹者吹冷壘傷弓之鳥驚而飛天下又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鑿頭抽增錢等六篇趙主為魏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

太宗即位。張玄素為錄事參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預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下數。餘皆僭號。色以頌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以君不能安之。而從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

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雖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蚕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脩短。意在茲乎。上又謂蕭瑀曰。朕少好弓。六首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

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猶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弓。弓猶失之。而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二年。太宗問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淨。以百姓心為心。近代則惟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以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史。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無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上又謂侍臣曰。朕謂離亂之後。風俗難移。比觀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

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經四十餘年。損壞處多。唯承乾殿是場帝造。工多覓新奇。斗拱至小。年月雖近。破壞已多。今為政更欲別作意見。亦恐似此屋耳。徵對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今戶口不加。租賦歲倍。此由課斂多。譬如皮熟之令。大則薄。令小則厚。理人當亦如此。由是魏國大化。臣今量之。陛下為政。百夷賓服。天下已安。但須守今日化道。亦歸之於厚。此即是已足也。

太宗謂侍臣曰。傅稱去食存信。孔子曰。人無信不立。昔項羽既入咸陽。已制天下。向使能行漢高之仁信。誰奪耶。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古。禪益殷紂。狎侮五常。而武王伐之。項氏以無仁信為漢祖所奪。皆誠如耶。上可。

上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隋代遺老。咸稱高穎善為相者。遂觀其本傳。所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安危繫其存沒。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歎。又漢魏已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亮嘗表廢廖立李嚴於南中。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嚴聞亮卒。發病而死。故陳壽稱亮之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玄齡對曰。臣聞理國要道。實在公平正直。故尚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聖慮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懷括區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四年。房玄齡奏言。今聞武庫中。伏勝隋日遠矣。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安事。然朕惟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

煬帝豈無甲仗。遠足以致滅亡。正由仁義不脩。而群臣不忠。致也。臣  
識此心。常以德義相輔。

時上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  
之力耳。嘗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迺相輔翼。使豐功厚利。  
今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唯稱隆周盛。漢及建  
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齡進曰。陛下撫挹之志。推功群下。豈非  
本闡聖德。臣下何力之有。唯願陛下有始有卒。則天下永賴。太宗又  
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餘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  
便舉兵。年二十四遂平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  
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  
行之數年。天下大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  
已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於古也。此三者朕

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邪。

五年。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今  
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  
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  
常得如此。始是可貴。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  
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理。向若  
真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恐未以為  
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六年。上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  
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  
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  
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書云。可憂非君。可畏非民。天子有道。

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而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天下。內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時上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躬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耀兵振武。威攝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安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凡以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之任用。豈不得人。徵拜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臣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所益。

七年。上與秘書監魏徵從容論自古治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治。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因則憂死。憂死則思治。思治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治。寧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祐。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小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左僕射封德彝等對曰。三代之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日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治。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蚩尤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即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朴。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咸以為不可矣。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法內康寧。突厥破滅。

群臣曰。貞觀初。人以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王道。惟魏徵勸。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已來。常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服。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願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私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

九年。北蕃歸朝。人奏稱突厥內大雪。人饑。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虐任小人。則亂。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公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主驕民疲。亦亡。何待。頡利逢隋

末中國喪亂。遂恃眾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則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則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於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或輕重由乎喜怒。過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違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矜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癩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固謬矣。刑濫則小人之道長。賞謬則君子之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

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音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易輕重其心。漢朝之刑已弊。以人臣之顛僻。猶莫能伸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之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元氣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張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主。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

氏之戶口。按今日之百姓。度長比太。冒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鑿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鑿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臣。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以不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



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姑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各。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壯邦。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同。則驕奢溢。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日。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善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五福善盡。美固以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之。

十三年。上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止則魚遊。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則災害自不生。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其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如此言。天下幸甚。

十四年。以高昌平。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上謂房玄齡等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憚以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庶幾於獲安也。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謹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議。張子房漢王畫計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終不敢復有開說。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其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盡可乎。叔牙捧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出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

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林牙之為人也。

十六年。上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違。何者為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向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勳百。誰敢不畏威盡功。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太宗曰。必如此。齊文昏暴。揚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蒼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時魏徵陳得失。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

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慾。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厚。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心不厭。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日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

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太宗手詔荅曰。省頻抗表。誠極忠款。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臣其不及。朕聞晉武帝平吳已後。務在驕奢。未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也。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裁。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竭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治也。曾位極台司。名器崇重。當直詞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亦謬乎。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公之所陳也。朕聞過矣。當置之。凡繁事等常絃。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盛於往

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付德音。

時上封人多請太宗親納表奏。以防壅塞。太宗以問魏徵。徵對曰。觀此人意見。殊乖大體。若請陛下下任百司親庶事。豈唯朝堂一所。則州縣之務。亦須陛下親斷。

上曰。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鞅刑法。實清平之軌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槩也。魏徵對曰。商鞅韓非。申不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諜交錯。禍亂易起。譎詐難防。務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

上與貴臣宴於丹霄殿。謂群官曰。為政之要務。全其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朕與公輩共理天下。令中夏久安。四方靜肅。並由公等咸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亦無

以懼。朕見隋煬帝纂祚之初。天下強盛。棄德窮兵。以取顛覆。頽利近者。足為疆大。意既盈滿。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為臣於朕。葉護可汗亦大強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亂。奄至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忌。眾叛親離。覆基絕嗣。朕雖不能遠慕堯舜禹湯之德。目覩此輩。何得不誠懼乎。公等輔朕。功績已成。唯當慎以守之。自致長保。並宜勉力。事有不可。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魏徵對曰。陛下弘至化。安天下。可謂功已成矣。然每觀非常之慶。彌切慮危之心。自古至懷無以加此。臣聞鮑叔牙飲桓公。祝曰。願君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在魯。甯戚無忘飯牛。陛下居安思危。在治思亂。無忘之念。過於牙之願矣。臣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獎勵。足使懦夫立節。上謂侍臣曰。計朕平定四方。憂矜百姓。雖不及前代哲王。比煬帝故應萬倍。但君臣相須。事同魚水。然魚不得水則不立。水無魚則廢世。

有理亂。移風易俗。終自如舊。固知國家唯藉臣佐。及百姓共相研。方得保其尊榮。魏徵對曰。昔楚王召唐何為相。何曰。唯解脩身。不解理國。王又遣使重請。何曰。未有身正而國不理者。今遠方慕化。並由陛下克己自脩。所以夷狄咸知效命。

時魏徵疾。太宗手詔曰。不見數日。憂憤甚深。自願過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虧矣。古人云。無鏡無以鑑鬚眉。可謂實也。比欲自徃。恐勞卿。所以使人來去。若有聞知。此後可以信來具報。徵奏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今大臣進一人。則疑其意。故拜一人。則疑其奪權。欲遣其人。若為展力。所以契闊艱辛。同其生死。聞一人之言。即謂可信。新來言者。何以明其無私。又奏曰。古者雖犯重罪。君上每言寬宥。必不獲已。方始加刑。且人君之威。甚於雷霆。今欲加其罪。則理外誣造。將宥其過。則

法內曲辭。欲求刑必寬平。吏不嚴酷。不可得也。又奏曰。帝王所重在  
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不亂。然後內外安寧。此見弟子陵師。  
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來。漸不可長。又奏曰。君子有諸已。然  
後求諸人。無諸已。然後非諸人。所藏於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今臨朝堂。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乃未免私僻之事。或恐有所  
不便。聞於在下。即橫加威怒。以掩塞之。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蓋彌  
彰。掩之何益。帝王大如天地。信如四時。諸葛亮小國之臣。猶能開誠  
心布公道。今之為政。未能平心。亦虧公道。心所愛。則雖僻。不以為非。  
心所嫌。則雖正。不見其是。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今每發言。常疾私相請託。或至小事。自所未免。上為下效。理  
必然也。雖加之以罪。必不心服。太宗稱善。

太宗時。大理丞謝偃獻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略言治忘亂。安忘危。逸

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百  
一。桀以瑤臺為慶。而不悟南巢之禍。  
殷辛以象箸為華。而不知牧野之  
一。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止。  
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府庫。則  
一。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  
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  
一。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  
且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  
一。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  
云。

時馬周為侍御史。上奏曰。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  
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  
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餘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  
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幸。其  
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  
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當

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而一。徭役相望。見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奉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惠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自所親見。尚猶如

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繞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

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肝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至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之後難駕御者。而諸王年少。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

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尚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貪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眾。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人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予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

中書舍人高滌列上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脩絮者任之。敦樸素。卑浮偽。使家識慈孝。人知廉耻。過行者被嗤於鄉。不眠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顧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疆本弱枝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為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家。邑人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譽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

加稟賜。使得養父母。畜妻子。然後督責其効。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顛垂訓。正以為彝法。書奏。太宗稱善。

高宗永徽初。令狐德棻為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中華殿。問河脩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為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為而要。對曰。古者為政。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缺省征役。為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時高宗嘗從容問馭下所宜。中書令來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



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

武后時。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再拜諫政理書曰。臣子昂。西蜀草茅賤臣也。以事親除暇得讀書。竊少好三皇五帝王霸之經。歷觀丘墳。旁覽代史。原其政理。察其興亡。自伏羲神農之初。至於周隋之際。馳騁數百年。雖未得其詳。而可略知也。莫不先本人情而後化之。過此以往。亦無神異。獨軒轅氏之代。欲問廣成子至道之精。理于天下。臣雖竒之。然其說不經。未得信也。至殷高宗亦延問傅說。然纔救弊。未能宏遠。自此之後。殆不足稱。臣每在山谷。有願朝廷常恐沒代而不得見也。豈知霑沐聖化。未天年。幸得遊京師。親皇化。親逢大聖之詔。布于天下。問于賢士大夫曰。何道可以調元氣。賤臣孤陋。誠未足知。然臣竊觀自古帝王問政之原。備矣。未有能

深思遠慮。獨絕今古。如陛下者也。故賤臣不勝區區。願竭固陋。以聞見言之。雖未足對揚天休。然或萬有可觀者。敢冒昧闕庭。奏書以聞。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於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帝王。見人之通於天也。天之應乎人也。天人相感。陰陽相和。災害之所以不生。嘉祥之所以遂作。則觀象於天。察法於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於是養成群生。奉順天德。故人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陰陽大和。元氣以正。天瑞降。地符昇。風雨以時。草木不落。龜龍麟鳳。在郊藪矣。洎顛項唐虞之間。不敢荒寧。亦克用理。故書曰。百姓昭明。叶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亦能和也。至夏

德衰亡。殷政微喪。桀紂昏暴。亂于天道。殺戮無罪。放棄忠良。遂竭天下之力。殫天下之貨。作為瑤臺。起于瓊室。極荒淫之樂。窮耳目之玩。傾宮之女。至數千人。奇伎淫巧。以億萬計。信巫鬼。聽讒邪。遂為糟丘酒池。炮烙之刑。一朝牛飲者三千人。龍逢不勝其憂。諫而死。箕子不堪其憤。囚為奴。於是陰陽大乖。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見。災異疾疫大興。妖孽並作。而桀紂不悔。卒以滅亡。和之失也。逮周文武創業。順天應人。誠信忠厚。加于百姓。德澤休泰。興乎頌聲。成康之時。刑措三十餘年。天人之道。始和矣。幽厲之末。復亂厥常。苛慝暴虐。詭黷天地。百川沸騰。山冢峯崩。人以愁怨。疾癘為作。故其詩曰。昊天不儔。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厲。不先不後。為瘡為瘵。天地生人之理。復悖於茲矣。嗚呼。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近有隋氏。亦不克厥終。初隋高帝之有天下也。以六合為家。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帝承平。自

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極遊宴之樂。以為人主之急務也。於是乃鑿御溝。決黃河。自伊洛之間。而屬之揚州。生人之力。既罄。天地之歲。又洩。煬帝方欣然以為得計。將後宮。錄女數百千人。遂泛龍舟。遊三江五湖之間。當其得意也。視天下猶脫屣耳。其後百姓騷。變數興。吏人貪暴。其政日亂。陰陽感怒。慧孛以出。煬帝不悟。自以為天下安於泰山。方率百萬之師。而以事遼東。當時山東父子。不得相保也。天厭暴政。人懷亂亡。故遼東之役未歸。而中國之難已起。身死逆手。宗廟已隳。其故何哉。逆天人之理也。是以臣每察天人之際。觀禍亂之由。跡帝王之事。念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信不欺耳。不意陛下以大聖之慮。見天人之心。將欲調元氣之綱。返淳和之始。自非陛下含天地之德。有日月之明。誰能眇然遠思。欲求泰和於元氣哉。昔者伏羲氏之所以本天人而為三皇首也。愚臣暗昧。不勝大願。願

陛下為大唐建萬世之策。侯王聖之功。傳乎子孫。永作鴻業。千百年間。使繼文之主有所守也。非甚無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伏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于泰山。功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見建明堂之官。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今猶闕然。臣愚意者。豈非天皇大帝。知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之化。留此盛德。以教揮陛下哉。不然。何所與讓而未作也。今陛下欲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子何理哉。固臣不勝區區螻蟻之誠。思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恢大唐之鴻業。於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虫草木。天地鬼神。粲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之事。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唐堯衢室。夏后代室。群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於此教也。臣雖末學。竊嘗聞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

宿。莫不備率。故順其時月而為政也。則風雨時集。暑平萬物茂暢。五穀登稔。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之為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虫螟為害。霜雹成災。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為政教之大業也。是以臣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策者。善忘在茲乎。陛下若不以臣微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庭。儻事便於今。道不遠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鴻生鉅儒。賢良豪傑之吉。博通古今。皇王政理之術者。與之案周禮月令而肆之。臣必知天下庶人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鑿輅。駕蒼龍。戴青旂。佩蒼玉。從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倫。朝于青陽左箇。負斧扆。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於是遂發大號。宣布四方。各順十二月之會。無敢有逆。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為常。陛下遂躬籍田。親蠶。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

教天下之孝弟。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殘去暴。以正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矜寡孤獨。瘖癯羸老。不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女。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繡雕琢技巧之飾。非益於理者。悉去之。巫鬼淫祀。誑惑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至誠躬服質素。以為天下先。愚臣以為不出數年之間。將見太平之化也。天人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繁樂感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臣伏惟非陛下至德明聖。未有能越行此道者也。固臣竊以為此化一成。則人倫之道自睦。刑罰之原自塞。兵革之事不興。還淳之徒可見。仁壽禮讓。稼穡農桑。不言而自致也。是以賤臣未得為陛下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久者。固臣欲陛下振領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私恨者。陛下方欲

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歲月矣。堂宇蕪穢。殆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以聚天下英賢。為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尊俎之師。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曰此道也。今則荒廢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豈可得哉。况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柰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臣所以獨竊有私恨者也。陛下何不詔天下胄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猶未盡者。恐煩聖覽。必陛下恕臣昏昧。請賜他日別具奏聞。

時召麟臺正字陳子昂。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意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

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  
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輪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  
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  
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  
見其意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驟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  
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板  
才良。求人瘼。宣布上音。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  
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  
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  
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  
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  
萬戶受其困。國家興嘉。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  
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狂于常而不變也。  
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  
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是也。  
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  
東田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用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  
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  
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強武。說  
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  
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陳子昂又答制問事八條。疏曰。臣今月十九日。蒙勅恩召見。令臣論  
當今政要。行何道可以適時。不須遠引上古具狀。進者。微臣智識淺  
短。實昧政源。然嘗洗心精意。靜觀人理。竊見國之政要。與廢在人。能

知人機順而知化。趁時適變靜而勿動。政要之績可得而行。今陛下以應天命而受寶圖。建立明堂。施布大化。勤恤人隱。存問高年。報功樹德。順時興務。至公至仁。垂訓天下。可謂典章大備。制度宏遠。五帝三王所不及也。愚臣何敢有知政要。然天恩降問。貴採芻蕘。謹竭愚直。志心以奏。允用賢之道未廣。仰成之化尚勞。然則取士之方。任賢之事。故陛下素所深知。應亦倦談。亦倦聽。不待臣更一二煩說也。

### 請措刑科

臣聞言有順君意而害天下者。有逆君意而利天下者。唯忠臣能逆意。惟聖君能從利。恩勅不以臣愚微降問。當今政要。臣伏惟當今之政大體已備矣。但刑獄尚急。法網未寬。恐非當今聖政之要者。臣觀聖人用刑。貴適時變。有用有捨。不專任之。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之賊。叛逆之臣。而為驅除。以顯聖德。聖人誅凶殛逆。濟人寧亂。必

資刑殺以清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既滅。聖道既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致刑措也。然則聖人用刑。本以禁亂。亂靜刑息。不為昇平所設。何者。太平之人。悅樂於德。不悅樂於刑。以刑窮於人。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不貴煩刑。今神皇應運受圖。臨御天下。逆臣賊子。頓伏嚴誅。所以虺貞群黨。同惡就戮。此蓋天意將顯神皇威靈。豈此凶徒所能自亂。今魁首已滅。朋黨已屠。聖政惟昌。天下威服。神皇又降文昌鴻恩。滌蕩群罪。天下昭慶。企望日新。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實聖政之至要者也。伏見近來詔獄推窮稍復滋長。追捕支黨。頗及遠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臣伏惟神皇聖意。務在措刑。安恤天下。不務窮法。以損昇平。然今刑獄未息者。應是獄吏未識天意。所以至於此也。伏願神皇垂豈第之德。務仁壽之恩。勅法慎罰。以省刑典。臣伏見當今天下士庶。思願安寧。遂謠巷歌。皆稱萬歲。此其懷樂聖

化。願保永年。欲與子孫同此仁壽。今神皇不以此時崇德務仁。使刑措不用。乃任有司明察專務威刑。臣竊恐非神皇措刑之道。且臣聞殺一人則千人恐。濫一罪則百夫愁。人情大端。以畏懼如此。今天下至廣。萬國至繁。神皇雖妙察獄囚。不可門告戶說。令一一知者。若使有一不知。以神皇好任刑罰。則非太平安人之務。當今聖政之要者也。此是臣赤心至誠。敢言其實。冒死犯奏。所冀天鑒。務求刑措。察臣所言。非敢苟順。

### 重任刑科

臣伏惟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此故神皇深知倦問。不假臣一二煩說。今臣西更重說者。實以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固願神皇務在任賢。誠得衆賢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自化理也。然則賢人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夫任而不信。其才無由展。信而不終。其業無由成。終而不賞。其功無由勳。必神皇如此任賢。則天下之賢雲集矣。何以知其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者也。若神皇徒務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能用矣。神皇降問小臣。當今政理之要者。臣竊以此為政之至極。何以言之。神皇大業已成。天下已平。尊名已顯。大禮已備。所未足者。在於忠賢。若得忠賢相與而守之。太平之功。可於此而就。斯實天地神靈贊助神皇而致此時也。當此時不成千載之業。立萬代之規。小臣誠愚。切為神皇所惜。

### 明必得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議者皆云。賢不可知。人不可識。臣獨以為賢固可知。人固可識。得是職者。不精思之耳。夫尚德行者。必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邪佞之朋。保廉節者。必憎貪冒之黨。有信義

者必疵苟且之徒。智者不為愚者謀。勇者不為怯者死。猶鳥鷩不接翼。薰蕕不同器。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兩不相入。以政攻佞。兩不相利。以信質偽。兩不相從。以廉說貪。兩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不聽。勇者徇死。怯者貪生。此皆事業不同。趨向各反。賢人之道。固可預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然則賢人之業。須賢人達之。賢人之才。須賢人用之。公正廉節。信義勇謀。皆待其人。然後獲展。苟非其類。道不虛行。凡賢人君子。未嘗不思效用。但無其類。獲進。所以湮沒於時。今神皇誠能信任賢良。旌納忠正。知左右之人。灼然有賢行者。賜之尊壽厚祿。以榮寵之。使其以類相舉。責成其政。合度者進。失度者貶。神皇但垂拱明堂。保神和志。天下之事。臣必見日就無為。不言而理也。今神皇憂恤萬機。日不暇給。昧旦不顯。中夜以思。誠是群臣未稱聖任。伏願神皇審察賢能。垂恩信任。夫忠

賢事君。必諫君失。姦佞事主。必順主情。直道曲事。聖鑒所察。

賢不可疑科

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悉備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以經信任無效。所以致疑。如裴炎。劉禕之。騫味道。周思茂。固蒙神皇信任之矣。然竟背德孤恩。神皇以此有疑於信任賢也。以臣愚識。則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國必待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物必待賢以寧。若神皇疑於信賢。欲以聖謨自斷。臣恐勤勞聖躬。而天下不可獨理。况聖躬不可勞弊。神心不可細用。此策須任賢者也。臣聞鄙人云。有人以食噎而得病者。欲絕食以去病。乃不知食絕而身斃。此言近小。可以諭遠。臣竊謂賢人於國。亦猶食之在人。固不可以一噎而絕喉糧。亦不可以認賢而遠正士。此實神皇聖鑒可明知也。不待愚臣一二言之。伏願任賢無疑。求士不遺。



以此為務。天下誠不足理也。若外有信賢之名。而內實有疑賢之心。臣竊謂神皇雖日得百賢。終是無益。適足以損賢傷政也。伏惟聖察。可信者信之。

招諫科

臣伏惟聖人制天下。貴能至公。能至公者當務直道。臣伏見神皇至公。應物直道。容賢而朝廷尚未見敢諫之臣。骨鯁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臣聞聖人大德在能聽諫。古典所說。蓋不足陳。臣伏見太宗文武聖皇帝。德冠三五。名超五帝。實由能容魏徵。愚直獲盡。忠誠國史書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啓後諫之道。開貞觀以來。此實為美。今神皇坐明堂。布大政。神功聖業。能事備矣。夫骨鯁之士。能美聖功。伏惟神皇廣延直臣。旌賞諫士。使大聖之德。弘納日新。書之金板。萬代有述作。非神皇卓犖仁聖。臣不敢獻此言也。

勸賞科

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勵勇。當今或有勤勞之臣。死難之卒。榮功命賞。不蒙優異。臣伏惟人臣徇節。在爵與名。死節勤功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有加。故不可以進賢顯能。旌功勵行。伏願神皇廣求此色。勸勵百寮。以及將士。此最當今聖政之所宜先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蓋言其功當也。夫賞而不知賢者不務也。伏願神皇陛下。特垂省察。

請息兵科

臣伏以當今國家事最大者。在兵甲歲興。賦役不省。神皇欲安人思。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有所資。千里運糧。萬里應敵。十萬兵在境。則百萬家不得安業。以此徭役。人何取安。臣伏見國家自事北狄。於今十有餘年。兵甲歲興。竟不聞其利。豈中國無制勝之策。朝廷

無奇畫之臣哉。臣切謂不然。是未計之廟筭耳。臣伏惟神皇聖武。天威若神。突厥小醜。何足誅滅。然今未滅者。臣恐庸將無智。未審廟筭之機。故使兵甲日多。徭役日廣。今國家又命將出師。臣願神皇審圖廟筭。量其損益。計其利害。若事必不可。請兵不虛行。若兵不虛行。賦役自省。以此安人。得賢可理。若失之於此。而救之於彼。臣恐人日以疲勞。不得安息。伏願神皇熟察。臣言。審圖廟筭。則夷狄不足滅。中國可永寧。

安宗子科

臣伏惟陛下以至仁為政。以至公應物。天下士庶莫不咸知。虺貞等干紀亂常。日取屠滅。陛下唯罪其構逆者。更無他坐。宗室子弟。獲以安寧。自非陛下思念慈仁。敦睦九族。豈得宗室蒙此寧慶。實大聖之惠。崇重宗枝。然臣更願陛下務安慰之。惠以恩信。使顯然明知陛下

慈念之至。上感聖真。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必疑慮。疑慮則必不安。不安則必危懼。危懼則憊過生。伏惟陛下明恩賜垂。豈弟之德。使天下居無過之地。萬姓知陛下必信任賢實。是天下有慶。然賢人之業。皆務直道。則奸邪不利。必有讒譖。此賢人之災。厄於是也。一人之行。十人誇之。未有不遭禍患者。自古忠良賢達。罹此患者。不可勝言。臣子昂言。臣本草茅。微陋才無可取。陛下乃越次假以恩光。將同近臣。近問政要。臣之愚昧。何堪此寵。頓首死罪。然臣之誠。真實自愚。衷與君子言。猶且不妄。况蒙天子之問。敢不悉陳。之誠。實聲實盡。然臣所奏前件狀者。固是陛下所志。見所志。知然。臣復重言者。貴以微誠。披露肝膽。不知忌諱。實戰實惶。

時天下頗流言。遂關告密羅織之路。與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至寧。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量

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  
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變  
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  
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孫通事漢  
祖。當榮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  
貧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怒然曰。吾以  
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  
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攻戰  
尊首級。則後道爭功。後劫擊。柱。覆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  
仁義者。聖人之遠慮。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祀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  
棄。仁義高爾。况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  
構難。故不設鈞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

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  
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辭食。即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  
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籩簋遺糟粕。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莠  
斐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  
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

中宗神龍初。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  
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  
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帑藏  
虛竭。戶口亡散。天下之失業。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為  
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彫鑄木石。營構不  
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  
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噪。戰爭象也。錦繡夸

競言文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

二年。中書令李嶠上書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嚴崇遠舉尊嚴。微服潛遊。閱歷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為惠。冒級躡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負外。內則府庫為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憂悵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負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救救時也。請教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

立功酋長。類糜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之寔。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令邊場少竦。恐逋亡遂多。盜賊群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遏。手。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飢糴糠不厭。而投艱阨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營土木。怨怨結三靈。誇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羈名偽度。且國計軍防。益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志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沒籍產。以州縣甲。等更為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投驛者。役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取。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嚴樂。獨持大鼓者已二萬。負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

睿宗景雲初。監察御史韓琬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窳。吏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弗害。其故奈何。雜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謇謇。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諂附者無黜剥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為立身之階。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沉者謂黜。剛正者為愚。佞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淳之淳。

哉。不務省事。而務投搦。夫投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棋為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由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負者。有司以為名教不取。今謂為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種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種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額刻剝。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負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已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羅。執符紛競。校存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錐積粟。相夸。今匿賢示羸。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

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暴梓也。歛重役。至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遊人。窮詐而犯禁。殺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顛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人不報。

時有詔言事。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書曰。頃者因韋氏險說。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振黎庶於將溺。今麗眉鮐背。歡忻踊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若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

保也。詩有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觀。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隆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恒。令之不一。則奸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梯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數求俊哲。使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身。謀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奪之以適。若于取躬。雖木橫忌諱。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遂

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諫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諫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于逸。罔遊于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今諸宮摩建。王府初廢。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遁未變。慢遊之樂。盛風或存。小人弄臣。易合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狎於非德。茲為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諫。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脩不逮。臣又聞馳騁田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馬奔犬。盤遊數澤。此其為不道。非進德脩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游是好朋。淫于家用。殫厥世。伏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

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者。常庶人樂安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期然歟。書曰。殷監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其皇祖講訓之則乎。陛下何徵。其孝和寵任之失乎。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能免。去其太甚。閑之以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驕狂之道。在於厥初。監戒之義。其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脩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

杜稷書曰。制官刑。謹于有位。敢有佻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五風。敢有徇于好色。愼于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違忠直。違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脩業者。錫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其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有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當復談矣。睿宗善之。

玄宗先天二年。姚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

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sub>明</sub>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sub>總</sub>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追功可乎。比來任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唯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官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帝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諱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間梁亂于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八

治道

唐肅宗時。元結被召詣京師。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其一日。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狼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鎮疆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繫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為羯逆傷汗。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

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絲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廐芻良馬。宮籍美女。輿服禮物。保符瑞。謀。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諧。臣顛官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強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國家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決于戰。是非極于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壽賞厚。勤勞已極。外無仇讎室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死悼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况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

窘。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畎畝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思惑生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寃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志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頗類諧戲。今有仁卹之令。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但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言已行之令。必將來之法。雜徭禁制。拘忌煩令。一切蠲蕩。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帝悅曰。

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

代宗時。左拾遺獨孤及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等。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之精。與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溫故知新。可憇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耻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心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

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二敵。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與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如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顯。願獨恃於麥。來不登。則易子餒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此下陵上替。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謹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乾乾。以徼福于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為和氣矣。

德宗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奏曰前日顧少連奉諭  
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  
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  
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勣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  
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  
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  
合合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勣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  
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  
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  
替課群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  
又無奇崛之効唯當輸罄忠節正輔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  
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固然真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

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准  
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  
對奏陳情於付量推理轉茲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  
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黷宸嚴陛下特宥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  
恩私倍常願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  
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乎  
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  
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  
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趙憬得聞陛下以至勞神  
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墜  
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

機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  
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察少以門子。早  
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  
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察  
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蒸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  
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  
為惡者。懲。是以壽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  
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  
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  
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  
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為害滋大。凡是諧想之輩。多  
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

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  
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伏  
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  
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察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  
合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察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  
宜降意猜訪。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  
則無名。徒使察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  
宜。夫聽訟辯護。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迹。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  
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  
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  
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憲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  
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辱。攝冢宰之任。

是將備禮豈是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除猶應不為。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絜及兄不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增嫉不絜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之。聖子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三之德義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我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少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君臣無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云。聖旨察臣孤直。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

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備庶隅。其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耻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大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恠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賂。苟或違道。臣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為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賊。徃徃不赦。豈不以貪饕為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

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礮若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為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怒者。與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廷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廷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察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觀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恹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氓。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賄。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

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實。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少。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譽。忍行刻剝。若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無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威。遂相企効。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為。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

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糴糶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流弊不止。竅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曾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未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意。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絮矩不足敷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

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通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慈殲夷。望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叢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百壽。不洽雍熙。追懷前脩。寔用心焉。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盡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以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愈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眾庶也。又曰。國冢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



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  
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深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  
賄然後得之。禮記云。凡為天下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  
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  
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贊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  
於朝廷。行於郡國。廉即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  
又。朝廷益尊。所謂化。曰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  
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喊公議。而徇私情。盛誅  
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親以貨。相賂以利。而  
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勸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  
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王。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  
臣之間。固不可語及。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

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  
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憲宗元和元年。校書郎元稹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對策曰。臣方病  
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幸及之。是天下人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  
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賦納。豈虛美哉。蓋用之也。是以益贊  
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略也。洎漢文帝羞不若堯  
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塞詔者。是錯而已。至  
武帝然後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選用。條對施之天下。夫用其策。不  
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為乎。若此。則後設  
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暮敗。之不振。又惡足  
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先揚其名。  
聲寵綏其爵祿。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得某士

行其策濟其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而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果  
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今陛下肇臨海內。務切黎元。未  
斥已之至言。責著明之確論。實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  
承之。然臣所以上愚對。皆以指病陳術為典要。不以舉凡體論而飾  
詞事。苟便人。雖繁必獻。言苟詒理。雖鄙必書。固不足以副陛下懇惻  
之誠。庶可盡微臣體用之目。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  
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追我明天子。然  
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  
有瞽聖欺天之罪。將真於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亦臣之所甘  
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寢微。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  
濟艱之術。酌推恩寓令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剔白而  
書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我太宗文皇帝。鞭撻干戈。被之以

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  
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和。總天下之賢。而天下之眾理。理  
故敬讓之節著。和故權愛之教行。是以革三王之陋。因兼六代之盡  
美。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豈異事哉。有誠信以將之也。明皇即  
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過焉。  
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殖。四海大和。於是舉升中書禪之儀。則  
封泰山。而秩高華。念歲巡時邁之典。則去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  
物亦隨耗。天寶之後。徭戍漸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  
有之者。一朝為兵殲之。兵興已來。至今為梗。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  
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推管權宜  
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群儒。念禮樂之不興。慮升平之未  
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絕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揚之。微臣以為

將欲興禮樂。必在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必在息兵革。息兵之術。臣請  
兩言之。夫古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鑠鍊其鋒刃而已  
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富壽立於內。則夷狄和於外。喪  
和則邊鄙之兵息。富壽立則爭奪之患銷。爭奪之患銷。則和順之心  
和順之心作。則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脩政戢兵。興禮樂富黎人之  
大略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  
不克。雖神農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古之不農而食之者  
四而已。吏有斷察之明。則食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  
則食之。商有通物之志。則食之。是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  
事也。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農則不得食。不績則  
不得衣。人之情迫食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恒寡。而務本  
者恒多。豈強之哉。彼易安而此難及也。今之是事則不然。吏理無考。

禹而種臯陶也。然而不能遏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以辨之者。放彘  
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溲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器之方。唐  
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  
顧如何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考績之科。廢章句之學。與經緯  
之道衰。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及漢元之事。臣請據  
數以終之。今國家之所謂興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  
所謂通經者。不過於覆射數字。明義者。纔至於辨析章條。是以中第  
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是為通經。通經固若是乎哉。至於  
工文自試者。又不過於雕詞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苟或出於此  
者。則公卿可坐至。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連第  
捷者。位高。擯嘿曰。循者。為清流。行法。在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儒  
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遷次進拔之用乎。

臣切觀今之備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况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群吏。群吏又可察乎哉。苟或不可察。又不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歎用情念無吝而懼不理。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凡國家之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鏤貫大義。與道合符者為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為上第。藻績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未隸在朝者悉得以兩科求仕。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身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吏部郎校天下群吏之理。最在

課之明。卒伍廢簡稽之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并兼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絕俗之真。而有抗役逃刑之寵。假戎服者無超乘挽強之勇。而有橫擊詬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為遊食。蠢朴愚謹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此又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是以游惰之戶歲增。而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輸。而猶不給者。今且聚之於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存。若權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壑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為上第。以臣觀之。是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此則農桑之屬。既如是。游惰之衆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戀本之心薄。游惰之戶衆。則富庶之道乖。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戒冗食之徒。絕雕蟲不急之工。罷商賈并兼之業。潔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征。興耕戰之術。則游惰之戶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

固。則富庶之教興。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  
來之虞由後。在陛下懲之戒之慎之久之而已。至於主父偃棄七國  
併吞之後。將分裂而矯推。且管夷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  
寫令。皆一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若日月而懸於聖朝哉。臣  
雖賤庸。尚不敢陳王道於帝皇之日。况權術乎。此臣之所以甚憂也。  
故不及而詳究言之。臣伏觀聖策。又見陛下以為執契則群下用信。  
躬親則庶官無黨。以漢元尚儒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  
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考績之科廢而清  
濁之流濫矣。尚儒術而衰盛業。章句之學興。經緯之文喪也。課吏職  
而昧通方。蓋苛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  
農之斲耒耜教闢耨。所以墾良田。而殖嘉穀也。然而不能過獲。考之  
滋焉。其所以待之者。交夷之而已。堯之闢朝廷。擇百揆。而所以殖嘉

第一至第三者。按之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籍之為  
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紀功  
之式。每歲群吏之理。最在第四者。籍而書之。滿歲吏部會集而授署  
之。若此。則殿最之道存。而清濁之流異矣。三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  
僕射至于群有司之正長。外至于廉問節制者。各舉備朝選者一人。  
外自牧守內至于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者一人。因其所  
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為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  
同。若此。則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四曰叙常之式。其有業  
不通於學。才不應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加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  
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叙用之式恒。而尺寸之才無所棄矣。兩科喜  
則群才遂。四式行。則庶官當。陛下又執左契以御之。握樞以正之。委  
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豈支體運。而無効於心目乎。察群才如明鏡。

之形美惡。豈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鑑乎。然後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心。以百姓心為心。端拱巖廊。高居深視。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黠纒塞耳。而芥動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惡足繁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為君。仁壽歡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隳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誠以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惜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陟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不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沒恨於窮泉。此臣之所以汲汲於私心也。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

七年春。延英奏對畢。因問及國朝故事。上甚悅。宰臣李吉甫希意奏言。陛下威德布洽。華夷瞻戴。時已太平。可事歡樂。上大笑。李絳奏曰。

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玄齡杜如晦輔相聖德。魏徵王珪規諫闕失。有溫彥博戴胄以彌縫政事。有李靖李勣訓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天下之人仰戴聖德。猶孜孜而求理。開導直言。肝食宵衣。不敢漏溢。豈復當時務於自逸乎。陛下視今日事。何如漢文時。上曰。安敢望漢文哉。且文帝是漢之明主。恭儉節用。身衣皂綿。清淨為理。刑措不用。戎狄面內。致干戈偃戢。賈誼上言。猶以當時如措火積薪之下。火未燃而以為安。其憂危如此。今中夏河南北。申蔡有五十餘州。法令所不及。德澤所未加。兼西戎侵盜。近以涇隴靈寧等州為界。若京城遠者不過千里。近者數百里。烽燧相接。邊界屢警。此方是陛下焦心涸慮。廢寢忘食之時。豈可高枕而卧也。加以頃年水旱。廩藏尚虛。陛下憂勞。頻軫聖念。誠是延訪智略之士。揀拔賢良之臣。精求濟時之規。光大中興之業。又安可事於歡樂而自縱哉。伏惟陛下誠之上。

欣然曰。誠如卿言。朕所以一錢不敢妄費。一日不敢懈怠者。祇為此也。卿言正當朕意。當與卿等圖之。上退朝。顧謂左右中官曰。適來吉甫奏言時已太平。勸我為樂。李絳屢陳今古。并言事宜。是憂危之事。吉甫諂佞悅我顏色。李絳忠正骨鯁。言必遠大。真宰相也。中人皆賀。十三年。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李勣上言。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遺陛下。陛下順而革之。則悠久。宜乘平泰之勢。以德羈服。恒充無不濟。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宰相群臣。蘊晦術略。啓沃有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叙九疇。脩王制。月令。崇孝弟。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俊造。芝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群臣參講。據經稽古。應時設俗者。使切磋

周勝作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

史館脩撰臣李翱言。臣素陋幸得守職史官。以紀錄是非為事。夫通前古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大本也。臣雖愚。敢懷畏罪之心。而不脩其職。竊見陛下即位以來。招懷不廷之臣。誅寇賊十餘事。刷五聖之憤耻。為後代之根本。自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自臣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矣。至如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斬者也。陛下知逆賊所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使戰。其陷惡逆。非其本心。赦而不誅。因詔田弘正隨材任使。其欲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竊聞夏侯澄等既得生歸。淄青賊兵聞之。莫不懷陛下好生寬惠之德。而遂無拒戰官軍之心矣。劉悟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苦師道而思陛下之德。故能不費日而成大功也。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關中。

夏麥甚盛。陛下哀民之窮困。特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臣相顧皆有喜色。百姓歌樂遍於草野。此謂聖德之不可及者。二也。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却又賜之。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恐懼。遺之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而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見。遂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宗夔妻女於掖廷。以莊宅却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令。一一皆類於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反掌而致矣。臣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非武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今陛下既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內。能為其難者矣。若草去弊事。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則

下情達。凡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興。陛下既以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速其易為者乎。以臣伏觀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詞。選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脩復故事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而功成也。若一日不以為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群臣進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為宴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遽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興之時。而尚謙讓未為也。臣謹條疏興復太平六略六事。別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百姓樂康。蕃虜入侍。天垂景星。地湧澧泉。鳳凰鳴于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氣之所感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伏惟陛下明聖。思博聞天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其愚。而盡忠焉。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其一曰用忠正。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為正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土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邪。臣以為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類。邪臣嫉而讒之。而且以為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為朋。顏閔之相往也。不為黨。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讒之。且以為朋黨。用以惑時主聽。從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為邪臣所勝。漢元帝不能辨。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

也。雖任之。難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其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其二曰屏姦佞。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姦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己。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奸甘言諂辭。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畜聚斂剝削之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艷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煉變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己。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如是者也。然則堯舜為君。稷契為臣。而雜之以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辨邪之

臣者。榮夷公營。無極。太宰嚭。王子蘭。王風。張禹。許敬宗。楊再恩。李義甫。李林甫。盧杞。裴延齡。之比是也。姦邪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在父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不知其邪佞而去之耶。臣以為察姦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比口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完後之者。此姦佞之人也。不夫之。雖用。契為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姦佞。則耳目壅蔽。耳目壅蔽。則過不聞。而志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姦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

其三曰。改稅法。臣以為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為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

然後可。况又叔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救不同。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况有三年之畜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替。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為準。幅廣不得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為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畜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

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改更。雖神農后稷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於充足矣。故臣曰改稅法不替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其四曰絕進獻。臣以為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填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它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吳元濬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而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為非是也。若選達吏事之臣三五人。往

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召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去錢帛。皆國家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死也。若使通達吏事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隱矣。今受進獻。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以為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其五曰厚邊兵。臣以為方今中原無事。其慮者蕃戎與北虜而已。議者以為邊備尚虛。百可憂矣。兵法有之曰。不恃敵之不來。恃

此之不可勝。今國家威武達于四夷。其不敢犯邊為寇。雖已明矣。然蕃戎如犬羊也。妄識禮義。而必其不為寇。且去歲犯邊。是以明矣。臣以為使。緣邊諸節度使。特共召戰士十萬人。每歲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備實矣。邊上有召戰士之聲。達於四夷。四夷心服。不敢為盜。邊鄙之人。得無兵戰之苦。則京師可高枕而視矣。

其六曰。數引見待制官。同以時事。原本闕。

穆宗時。嘗問貞觀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晝夜孜孜。納君於道。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

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致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在童卯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柳公權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為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

文宗太和二年。劉蕡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甑心以居簡。幾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愛乎不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波寢微。自

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願唯。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  
惕厲。宵衣旰食。詎迨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洪緒。而心有未達。行  
有未亨。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理阨。災旱竟歲。禮  
植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徼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  
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  
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  
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  
則耻格不形。其昇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  
所以究此繆盪。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群  
彥。佇啓宿憤。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  
朕虛懷。必當歲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庶富之所急。何  
施革於前。惠於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克。推

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  
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紉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  
在洽聞。朕將親覽。進士劉蕡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  
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  
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袂言之  
罪。無所悔。况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  
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恚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譁。惡  
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謹言受戮  
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  
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為哲  
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  
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

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織。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昇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情游。念令煩而治解。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

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未若唐堯考績。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以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

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所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設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

閻弒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設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檢蕭牆。燕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官闈將變也。臣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之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閻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不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

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欲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孤射姑殺陽慶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慶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說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

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悲心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捩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其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屢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顛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



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敬。致身為王臣。致時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善。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

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含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叩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立歿。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顯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以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貪。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目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嗚呼。勝吳廣。不獨起於

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回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照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

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

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言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揀災旱在乎致情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路。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爲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

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叙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而不曰。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曰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武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軍

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  
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姦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  
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陳裂王  
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  
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  
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  
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天  
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  
繇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得。故庶官之  
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  
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  
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更戰陣。

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若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  
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  
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  
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巧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干恥格者。繇道  
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寬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於前矣。  
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共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  
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  
非揚之者有救。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  
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為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  
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義而禍。應許行而  
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  
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

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爲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是必職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備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室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壽。可以逍遙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安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閭外之寄。念百度之未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

### 治哉

李石爲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它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帝喟然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諭。敢問所得。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未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高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脩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爲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

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帝曰善。又問。柰何致太平之難。鄭韋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薄景不得措其姦。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為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况天子獨不可為法乎。是時宰相更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扶姦自欺。植權黨。害

正直。雖加之防。見得以誅。無所事於召募。請直以金吾為衛。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新編